

民国

武侠小说
典藏文库

泗水渔隐卷



泗水渔隐

著

武林秘事 帮会奇谈
将如椽之大笔 写侠义之江湖
美人泪 英雄血
豪杰胆 侠客情

一个波诡云谲的世界
一个酣畅淋漓的江湖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

武侠小说

典藏文库

泗水渔隐卷

江湖铁血记

泗水渔隐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湖铁血记 / 泗水渔隐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20.2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泗水渔隐卷)

ISBN 978 - 7 - 5205 - 1669 - 3

I. ①江… II. ①泗… III.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61138 号

点 校：清寒树 旷 野

责任编辑：牟国煜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院 邮编：100142

电 话：010 - 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81136605(发行部)

传 真：010 - 81136655

印 装：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20 × 1020 1/16

印 张：16 字数：203 千字

版 次：2020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2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6.0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泗水渔隐，本名俞印民。早年就读于绍兴府中学堂，毕业后入上海吴淞中国大学，一度担任上虞教育视察。1917年流寓杭州，欲求出国留学未果。后被武汉《大汉报》聘为副刊《楚社日刊》助理编辑，兼任《湖广新报》特约撰稿，又转中信洋行职员。不久赴沪投章太炎门下。随后往返于北京、汉口、上海，以卖文维持生活。1921年任新华书局编辑。抗日战争爆发后从军。曾创办荣誉出版社，出版《荣誉旬刊》，为抗战伤残军人服务。主要著作有《俞氏泗水集》及武侠小说《血海潮》《血昆仑》等。

民国

武侠小说

典藏文库

泗水渔隐卷

序

造物开色界之天，人生逐利禄之场，以欲逞性，以意使气，自有天地。芸芸众生，由少而壮，而老死，莫不为所驰骤折冲，而终不一悟。有悟之者一时，其不悟者终身也，故曰酒色财气人之四戒。然而知所以戒之，而实践其不犯者卒不数见，必至非我所有而有之，非我所为而为之，于是情愈乖而事益杂，故曰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虽然，世界之立，人类之聚，何莫非此自扰而为之也。唯群尚自扰，则黠者有所立，而清者反无与，故曰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嗟夫！世事无不终于毁弃，又焉用此雷鸣也哉？

近来闲居，每与三五良朋快谈侠义事，以相彻发。其事本无奇，于今道之而为奇，日有所闻，笔之于篇，以成此书。非欲藏诸名山大川也，故为文不雅驯；非欲以此炫世夸俗也，故为事不怪诞；非欲有所标榜以映射也，故率直而不诡。毋亦叙其人，称其事，以见其远因近果，盖莫不迷色界之天，而堕于利禄之地，则其为自扰也何如？然而记者无端书其事，阅者凭空读其书，抑亦自扰而已，又何言哉？

戊辰盛夏泗水渔隐书于吴下

目 录

第一回	逆权阉赵石麟殉难 惊奇祝张汝偕悔婚	1
第二回	魏雄拳打杨头目 刘标夜投李家庄	10
第三回	陆道中贪色图张女 刘志顺重义留魏雄	20
第四回	临关市赛飞燕送客 江宁府张曹氏规夫	30
第五回	马头坡血洒长松 大雨山恩认少主	40
第六回	汪海如山中话旧 查理堂吴下留宾	51
第七回	千里飘零商女落溷 一朝邂逅公子关情	62
第八回	盖豁才计赚陈娘 张少斋愤打乐院	73

第九回	张公子藏娇累禁闭 陈泼皮挟仇动杀机	84
第十回	四结义陈发暗使权 两行凶唐森夜替死	93
第十一回	盖二无端身入狱 晚霞末路独探亲	103
第十二回	避官司刘大落草 怅佳人张郎病狂	113
第十三回	治民疾噩梦惊痴迷 全私情冤囚出纆继	122
第十四回	盖老二杯酒寻仇 郑黑九逐赌起祸	132
第十五回	董小哥设计探奸情 尹得禄惧罪做见证	142
第十六回	翻命案庄主同下狱 求救援经隆夜入吴	152
第十七回	魏雄失察遭磨难 费顺凭空播是非	162
第十八回	查理堂壁藏壮士 魏门神怒打淫僧	172
第十九回	陀罗寺禅房闹奸情 望江楼酒座中蒙药	182
第二十回	济莲僧系铃解铃 赛飞燕作法说法	194

第二十一回	魏大郎独力退群盗	
	张汝偕巧言饰祸心	203
第二十二回	一番唆计祸来不测	
	千里落陷绝处逢生	213
第二十三回	吴大琛投书遇酷吏	
	王成谦留客招奸夫	223
第二十四回	查彪问途剪奸渠	
	薛成传檄释英俊	233

第一回

逆权阉赵石麟殉难 惊奇祝张汝偕悔婚

风虎云龙亦偶然，欺人青史话连篇。
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数十年。

话说这四句诗，乃是陕西于右任先生所作。为历来割据争雄，无非是杀戮火并，把人家性命换自己功勋，到那时，但有人颂功德，千古是非，只是如此。说什么圣主贤君、英雄豪杰，试问哪一个不是流氓、泼皮、土豪与强凶霸道的人？一旦骗过众人，结了死党，杀人放火，成功了便是英雄，不成功时便是小丑。自古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一将功成万骨枯，可叹可笑。所以郑板桥先生曾说：“孔明不算个英雄汉，早知道高卧茅庐，省多少六出祁山。”这话便是了。就如于先生所说，代有英雄，也只落得各把生民苦了数十年，更待英雄何用呢？这样说来，难道上下五千年就没一个好人的吗？也不是。要知真英雄，不在名，不在富贵利禄，不在奸诈刁滑，不在假仁假义骗人，不在把人家性命换自己功勋。往往深山大泽，穷乡僻巷，无名无目，不知不觉，端的有仁义智勇、率性行道的人。

我今优游吴下，心闲身闲，不妨将这些事顺便写与诸君谈谈，以消长夏，有何不可？

却说清十二朝，自宣宗道光皇帝以后，国势浸衰，外患日逼，到了文宗咸丰皇帝，国内大乱。那咸丰帝即位时，年只一十九岁，风流俊俏，最好女色。登位三年，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杀入江苏，建都金陵，咸丰帝迭接惊报，无计奈何。这一天，召见军机方毕，在圆明园内散步，正忧思无奈时，只听得帘幕深处一阵歌声隔院送将来，争似莺语间关，珠落玉盘，煞是幽曼动人。咸丰帝为之心神一爽，当下曳住脚步，问谁唱的好曲儿。

有太监奏道：“是别馆中女侍，姓叶赫那拉氏的。”

原来这那拉氏一向生长南方，习得南方歌曲，乃是成皇后所选入宫，咸丰帝尚未见过，当命召见。打一看时，果然玉样玲珑，水样伶俐，是个天生尤物，一见欢喜，即夕召幸，次日带回宫。从此，那拉氏遭际风流少帝，送其恣媚，极所娱乐，深得帝宠。常言道：“日远日疏，日亲日近。”那拉氏既深得帝心，一面留心外事，时时举荐人才，私植党羽，便渐渐弄起权来，宫中妃嫔都不敢正面相觑。

到了咸丰末年，章奏都由那拉氏披览。咸丰帝心中疑忌，记得国初相传有言，叶赫氏虽存一女，必覆觉罗氏社稷，便一心要除那拉氏，与近信亲王肃顺商议。

这时咸丰帝已自害病，皆因淫欲过度，每患遍体酸痛。宫中有个年轻太监，名作李莲英的，懂得按摩之术，咸丰帝尝叫跟前服侍。那李莲英却是那拉氏心腹，常与那拉氏梳头做伴，听了咸丰帝与肃顺密商的话，便告知那拉氏。那拉氏恐惧在心，日常戒备，益发勾结权势，内外应援，明知咸丰帝柔弱无刚，乘间便把话来松动。后来咸丰帝病势沉重，忧虑身后之事，命将那拉氏幽闭在冷宫里，禁止外间交通。将死时候，又自草遗诏，说自己晏驾以后，命那拉氏一并从死，服侍地下，不许生存在世，扰乱国政。那遗诏也交给肃顺。

李莲英在旁听得，由不得密告那拉氏，并求醇王与福晋设法救援。醇王与福晋当下入宫，咸丰帝已崩，那拉氏也自禁闭之室走出，

直入咸丰帝寝宫搜索遗诏烧毁了。一面册立新帝，便是穆宗同治皇帝。那同治帝原是那拉氏所生，登位之年只有六岁，尊那拉氏为西宫慈禧皇太后，与东宫慈安皇太后两宫垂帘听政，恭王文祥夹辅于内，政权都落在西太后那拉氏之手。

自此，那拉后亲临国政，心无顾忌，先杀肃顺，并杀怡王、郑王，不论宗室大臣，凡向与自己有嫌隙者，一律斩除。太监李莲英为那拉后最宠爱欣幸之人，至此势高力大，呼风唤雨，随心所欲，卖官鬻爵，无所不为，一时秽乱之声溢于宫外。也是那拉后命运亨通，适当其时，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一行人等与她平定内乱，出力佐治，倒能安易在宫中恣乐。如此三五年，李莲英党羽日众，根基日固，越发气焰熏天，便是东太后与恭王也奈何他不得。

那时，同治帝也省得些人事了，眼看李莲英骄横，心内不满，碍着母后，无话可诉，满朝大臣哪个敢插嘴多言。其时有左副都御史，姓赵名刚，表字石麟，浙江金华人氏，看得宫闱混乱，幼帝被欺，于心不安，便直上一疏，痛说历来宦官之害。言先帝如何防微杜渐，今上冲龄，两宫太后应训以圣明之治，不宜使亲近阉宦，请杀李莲英等以谢天下。疏上之后，那拉后大怒，斥外臣何得干预宫禁之事，亟待拿办，只觉自己也有亏心，不便立发，满朝大臣都为赵刚栗栗危惧。

赵刚道：“大清朝廷早晚断送在此辈之手，诸公食国家之禄，今以贼阉势张，惧不一言。我老矣，死无惜也，愿诸公珍重。”

赵刚退朝回家，三日后有客来拜，管门者递进名片，却不认识。赵刚吩咐挡驾，管门者出去，又入来道：“来客说奉恭王之命，有要事相商。”

赵刚嘱咐儿子赵玉书道：“你出去瞧瞧是何等样人，且问恭王现在在哪里。”

赵玉书应命出来，看那人时，是个军官模样，问是何来，那人回道：“恭王相请赵御史，有要事商量。现在邸中等候，但请速去。”

赵玉书回入内室，告知赵刚。赵刚道：“是了。”当下更衣。

赵玉书道：“父亲小心，孩儿看那人形迹可疑，不知是真还是假，孩儿陪与父亲同去。”

赵刚道：“你去何干？什么大惊小怪！果是恭王相召，他也是明白的人，谅不难为我。”

赵刚说毕，出门登车径去。那人在前引路，赵玉书放心不下，即叫家人往后追跟，探听消息。那赵刚车子方出胡同口，瞥见步军统领衙门军士五六人在路，与那人打话。赵刚心疑，那人回头说道：“方才知得恭王在步军统领衙门，请赵御史往那里相会便是。”不由分说，那人便叫赵刚车子径投步军统领衙门来。

赵家人在后探得消息，急报赵玉书，赵玉书大惊，慌忙赶至大学士徐宝鼎处，请设法救援。这徐宝鼎也是浙江人氏，且与赵刚同年，向昔过从，颇称莫逆，日常与恭王也甚合契。

当下赵玉书把话说过，徐宝鼎道：“我方下朝，不闻有何谕旨，若说恭王与令尊最好，想是别有缘故，不致意外。你且放心，我与你探去。”

正说之间，有刑部衙门中人来道：“今日当官下朝，叫预备红布，我等方自惊异，不知谁犯了大法，却才赵御史已押到刑部了。”

原来清时大员被刑，必以红布遮面。那刑部衙门中人知得赵御史与徐宝鼎要好，特来通报。徐宝鼎闻讯大惊，急忙与赵玉书乘车到刑部衙门问时，谁知赵刚已押到菜市口刑场去了。二人一直奔至菜市口，只见赵刚正遥对宫门叩首谢恩。赵玉书已自两目哭肿，喘息如纷，一见赵刚，紧紧抱住，以头抢地大哭。

赵刚起身斥道：“我年已六旬，死得其所，你哭什么？你自立身行事，不负教训是了。”回头对徐宝鼎道，“年兄，小儿无知，拜烦照顾。”一语未了，亦自流下泪来。

徐宝鼎也泣道：“兄长放心，小弟自会看顾他。”

赵刚道：“我家只一妻一儿，更无余人，亦无亲戚在京。小儿前

曾与张汝偕女儿订婚，本待今年迎娶，现在张汝偕调任江苏江宁府知府，望年兄做主，可嘱小儿去那里安身立命。”

徐宝鼎道：“兄长只管放心，小弟自得理会。”

说话间，监斩官叫道：“时候已到。”

刽子走过身来，左手握刀，右手对赵刚打千道：“奴才以最好之刀送大人升天。”

说话未完，对准赵刚心窝只一刀，搯翻了，顺手拔出刀，扭过身，又一勒，砍下头来。原来那刽子有个过门，先搯心，后砍头，少吃痛苦。当时大员被刑，往往贿通刽子先搯心，这刽子知得赵刚为人忠直，便一力顾怜。当时提了首级，与监斩官点验了，端水洗净污血，重复接住脖子，把线缝好。一时观者尽皆下泪。

赵玉书早自晕倒地上，不省人事。徐宝鼎叫人提到车上，自己亲送来赵家。将到赵家门前，只见步军统领衙门军士围住门口，还有几个太监在旁指使。徐宝鼎认得那太监是李莲英的属类，心内明白。原来赵刚被刑，即是为那奏疏，都是李莲英指使。李莲英知得赵刚一向忠正，如果拿办，定有人力保，那时便太后也说不出话，只好释放，所以预嘱步军统领设法诱获，只推说恭王相请。一直押到刑部，使人猝不及防，无间得保，一面把赵刚押去刑场斩决，一面更派人来赵家抄查，意在灭尽赵家一门。

当时徐宝鼎携赵玉书来赵家门前，看了不妥，当命车子回头，取路返家，扶出赵玉书，直来家下救苏了，当派干人去赵家探听。

那人回来报道：“军兵仍前后把守，正在搜查赵少爷，胡同口不许行人来往。有许多太监在门商量说：‘拿不到赵玉书，如何可对长公？’”

徐宝鼎据报，即命赵玉书匿在内院子，嘱咐众人不许声张。不一会儿，有赵家用人名作赵升，认得徐宝鼎家的，窜逃前来。徐宝鼎命引入里面细问。

赵升泣道：“步军统领衙门派人来查抄，说咱们大人犯了大逆之

罪，已绑赴刑场斩决，更要搜护咱们少爷，一同处死。老太太听了消息，自投井死了。家里用人都逃散了。有两个使女被他们缚住了。”

徐宝鼎重复差人去探听。那人去了多时回来，说众人都散了，门上贴了封皮，宅内不少细软杂物被太监们搬移走了。邻近有人眼见他们搬移的，也曾说两个使女一路捆去。徐宝鼎想：“直这般厉害，却是犯的何罪，应得如此？”回头对赵升道：“你们大人待你不差吧？”

赵升道：“回大人的话，奴才受咱们大人的好处，报也报不尽。”

徐宝鼎道：“如今你们大人这样落场，尸身尚在菜市口。既是老太太没了，少爷又不见，你该速去与他收殓。”

赵升道：“理应小人速去。”

徐宝鼎道：“好！”

遂叫几个家丁陪同赵升，叫先去市上买了一应丧葬之物，然后自己带了赵升等众人去菜市口盛殓。

赵玉书闻知老母投井，家人四散，痛不欲生，定要去菜市口送殓。徐宝鼎止住道：“不可，倘有冒失，不是耍处。大丈夫当痛忍一时，以夺大节，不可以小愤乱大谋。”赵玉书也自明白，只得罢休，都由徐宝鼎做主料理。

第二日，降谕宣布赵刚罪状，说欺蒙先帝，隐谋不轨，指为肃顺同党。徐宝鼎退朝后，特诣恭王私邸，谒见恭王。

当时叙礼罢，徐宝鼎道：“王爷明鉴，赵刚为人忠正坦白，先帝在日，许为直臣，今身遭不测，家况萧条。今上尚欲株连其后嗣，不知何意，望王爷一言。”

恭王道：“你还不知吗？此是太后谕旨，内中有人撺掇。这赵刚也太冒失了，如何这时可上疏直言。如今太后方震怒，尔我进言，祸将不测，只好等后再说。”

徐宝鼎无奈，只得默默回家，心内寻思：“这朝廷如何还可做

官？妇人当政，贼阉把权，连恭王都不敢发言，往后只有越弄越糟。以赵刚之忠直，横遭杀戮，不闻有人说话。身为大学士，公不能净谏，私不能救友，但各位食禄何用？”徐宝鼎在家独坐静思，觉得无谓之极，欲待罢官乞休，又恐为上疑忌，一时间闷声叹气。

赵玉书进来问道：“老伯在朝，今日闻有何恩旨？”

徐宝鼎摇头道：“眼看时局日乱，我也不想干了。”

赵玉书道：“皆因小侄家事累老伯操心。”

徐宝鼎道：“不是，我惭愧对你父亲，这不是你一家事，却是国家事。望你保重，为你父争气。”

赵玉书道：“小侄受教。小侄在京，多有干碍。念先父临终之命，叫小侄去江宁府投亲，小侄打算即日便去。”

徐宝鼎道：“如何去得？一来京中风声正紧，二则远路单身，去了我不放心。且待过一时，再作计较。”

赵玉书道：“小侄本待守制再行，只是贼阉们尚在撩拨，若有些山高水低，怎生是好？不如趁早离京为是。小侄在路，自会当心，望老伯放心。”

徐宝鼎道：“既是你决心要去时，须叫赵升伴同一路服侍。我且送你到天津。”

赵玉书道：“赵升陪去最好，若说老伯，万不敢劳驾，日后如有恩旨，开发第宅，拜恳老伯将先母尸身捞获了，随时入土，那便生死感激不尽。”

赵玉书说着痛哭，托地跪下，磕了头。徐宝鼎道：“你只一心正干功名，我在此照料，自会与你父母安葬一处。”

赵玉书再三感谢了，徐宝鼎知得赵升原是赵家亲信家人，叫人引进来，令与赵玉书相见。当时整备行装，尽皆缟素，一两日都已完备，主仆二人拜辞徐宝鼎，趁五更天色未明，悄悄出京，取望南京城来。正是寒冬天气，北风交作，免不得饥餐渴饮，夜宿晓行。于路无话，二人到得南京城，也不投客店，直来江宁府衙。

那江宁府知府张汝偕原籍安徽寿州人氏，本是个秀才，后来经商，因买卖积蓄些钱，重复捐班入仕。妻子曹氏，生下一子一女。子名少斋，是个官家子弟模样，品貌不俗，外节优长；女字娟秀，冰雪聪明，幽静可人。这赵张亲事还是在湖北官衙所许，那时赵刚在湖北汉阳府任内，张汝偕正署汉川县知县，竭力挽了媒人，与赵刚攀亲。赵刚闻知张汝偕的女儿才色双美，与自己儿子年格正合，因此许下这门亲事。匆匆七八年，赵刚因调京内用，张汝偕不久也升任汉阳府，后调江宁，其间不过信息频通，久不相见。

当时张汝偕闻报，知赵玉书来府投谒，心下纳罕，命人请入里厅看时，只见赵玉书一身重孝，不觉吃了一惊。当下叙礼罢，问道：“却是你哪一位长上过世？这回缘何出京？”

赵玉书被问，流下泪来，回说：“先父母都去世了。”

张汝偕道：“哎哟！前月我还接得尊大人来信，说府上很好，并叫拣好日为你完婚，却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赵玉书喟然道：“说不得起，岳父有所未知，先父母都为贼阉所害，一家完了。”便从头至尾讲了一遍。

张汝偕听了，眉头一皱，心内好不自在，半晌不作声。赵玉书尽自呜咽流涕。张汝偕思量了一会儿，问道：“你来这里，是你父临终时所命，徐学士也知道吗？”

赵玉书道：“是的，他也听得先父这话。”

张汝偕道：“他怎么说呢？”

赵玉书道：“徐老伯也说投岳父这边来暂避为是，京中久住有碍。”

张汝偕道：“贵处金华原籍尚有何人？也有产业吗？”

赵玉书道：“敝处一乡，凡是姓赵的，多是亲族，大都在家务农，五服之内，也有叔伯，先大父以下，只有先君一人。若说产业，祖传有些屋宅田地，聊可耕食糊口。先君在官一世，两袖清风，素无余资，历年薄俸所得，小有积蓄，这回尽被贼阉吞没了。便房屋